



琴台客聚

法譯本《射鵰英雄傳》獲獎

說起金庸作品的法文版，與我也有一段因緣。出版金庸法文版的巴黎友豐書店老闆潘立輝，與我稔熟，大約在20多年前，他已表示要出版一部規範的法文版金庸武俠小說。他是金邊華僑，因柬埔寨曾長期被法國統治，柬人懂法文很多，但柬埔寨的金庸作品譯文粗鄙不堪，多不合語法。約十多年前潘立輝特地跑來香港，要我介紹他認識金庸，並且親自向金庸表達將其作品譯成法文的決心，獲得金庸熱情接待並表示支持。由於法國人對金庸武俠小說認識不多，潘立輝不敢貿然造次，他特地向法國文教部首先申請了一筆出版基金，然後請法國翻譯家翻譯，其間頗多波折。

是金庸的忠實讀者。在翻譯金庸作品的時候，王健育是一章一章地翻譯，然後打成文稿，請法國朋友閱讀，聽取他們的意見，如他們覺得難理解或累贅的，也有所刪節。他前後只刪了大約十分之一，是西方譯本中保全原著最多的金庸作品。潘立輝大抵花了5年時間，終於在2004年成功出版法文版《射鵰英雄傳》。書出版後，很快獲得時任法國總統希拉克和法國文教部頒給嘉獎狀，據說希拉克及法國政府的官員在閱讀後，無不稱許。與此同時，金庸獲法國政府授予文化人最高榮譽——法國榮譽勳章第三級（Commandeur de la Légion d'honneur）。

（《走向世界的金庸》，之五）



友豐書店出版的法文版《射鵰英雄傳》。（網上圖片）作者供圖



姚珏雅音

弦舞與意境

本周開始，我和香港舞蹈團的舞者開始排練，為10月11日至14日在西九戲曲中心演出的香港舞蹈團作品《快雪時晴——王羲之書法隨想》做準備。這次的作品全新跨界以中國晉代書法大師王羲之一千六百多年前的手帖入題，融入書法墨藝，加上舞者結合武術的舞蹈，還有我小提琴的弦樂之韻，與新媒體藝術家張瀚謙的科技展現，共同為觀眾帶來一場全新的舞台體驗，是多元跨界、融合中華傳統水墨藝術、中西結合的大型舞蹈詩。

這次已經是我與已經有40多年歷史的香港舞蹈團第三次合作了，但是每次合作都有不同的創新。記得第一次合作我們把《梁祝》搬上舞台，首次弦舞結合。演出時，我不僅要小提琴獨奏，更要注意走步，和舞者進行交流，這次合作為我打開了全新的創作和想像空間。第二次我們把中國民謠改編成現代舞和小提琴，結合弦樂四重奏，讓我更多了解舞者如何用肢體表達情感起伏。

化價值觀和精髓內涵，通過我們的演出，把各種元素有機結合，形成不同的意境，讓觀眾自己去感受、去領悟、去提升。我覺得這次的合作，更是精神、思想和心靈與觀者的溝通。晉代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以行書寫成，是寫給友人張侯的信，現存一般認為是唐代臨摹本，清代康熙年間被收入皇宮，乾隆曾親自御筆題識71則，如此喜愛之原因應該是此帖象徵著降雪為農業帶來耕種所需之水，寓意農業興盛，國家富強。「瑞雪兆豐年」這樣一個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意境，既簡單又充滿了文化的深意，傳承著華夏文明的厚重。

因此這次的創作也為我帶來很多的感悟。我一直思考的就是如何用音樂帶出中華傳統文化，通過不同的色彩、不同的節奏，把音樂昇華到不同的意境，傳遞給海內外觀眾。但重要的是，我們說先要自己真正了解，我們中華優秀文化到底講什麼，才可以更好地把作品表達出來。中華文化雖然有時如陶淵明所講「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意境簡樸，但卻頗有深度、韻味無窮。這些中華文化的精髓，是需要人生的經驗去領悟出來，不光通過音樂，也通過舞蹈、科技等各種跨界形式，把意境傳遞出來。我們藝術家更需要不滿足於自己的領域，更應該努力拓寬眼界，感受不同的文化融匯，更重要的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意境和當下我們的文化創作心路也特別契合，那就是王國維講的「無我之境」，情深而不露，使人遠望望增智慧。



水過留痕

臉在，江湖在

這些年，娛樂圈中的男女演藝人經常都被「樂此不疲」地拿他/她們年輕時的樣貌跟現在作比較，與「整容」或「醫美」等字眼「相題並論」，且說是「硅膠臉對天然臉」，令很多演藝人感不悅，甚至覺得：真討厭！而娛圈中人指：「不管你是什麼人，由出生至生老病死都是必經之路。特別是站在前線的演藝人，被評頭品足也是在所難免；不過，有某些人為『博眼球』，總將演藝人年輕時的照片或演戲時妝容跟現在已年屆六七十歲的他/她們作比較，而心智成熟的粉絲們通常都會報子評語說：『仍然優雅地慢慢老去！』為自己喜愛的演藝人打Call以示支持及鼓勵，因為粉絲們理解到演藝人就算接受『整容』和『醫美』，只因娛圈至今仍是『顏控』掛帥，演技就算一般般的帥哥美女，依然在工資上賺到『盆滿鉢滿』；韶華逝去的演藝人之所以『整容』或做些『醫美』，心思是想著『臉在，江湖在！』潛台詞是他/她們還可以在幕前演出，延長演藝之路，其次是為自己在外形上的『美』增強競爭力；不否認另有部分演藝人是為『回復青春』作的舉措。」演藝人表示能聽到「善意」的說話，自尊心及心靈都會「好過啲」！

其實，男或女接受整容和醫美也好，也是「個人自由」的決定，若有人視之為「笑話一則」，不停地諷刺對方，待自己老來就是一種「回力鏢」，狠狠地砸自己一臉！皆因「歲月就是殺豬刀，誰也不能躲避」的最佳見證！曾經整容的演藝人表示：「整容的弊端在年紀漸長時，會一一浮現出來，也是自己要承受的，只希望在人生的路途上有多些的善意陪伴而已！」對整容從來不太敏感的人的意見是：「整容對大齡演藝人是展現他/她們對自己事業的『尊重』和負責！如果為了給觀眾更好的視覺享受去整容，也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不過再好看的脸，看久了也會被厭，故此首要是『演技』，流過淚才笑得從容！」筆者的個人意見是，若彼此有足夠的「尊重」，乃是最好的「人權」。



百家廊

那年國慶文藝匯演

在我有限的記憶裏，國慶節屬於金色，不是繪畫長卷上的金黃顏料，而是滾滾湧動的金色麥浪，一眼望過去，就像一條奔流不息的大河，激起喧嘩的浪花，一起一伏之間，吞吐出沁脾的馨香。1998年，我上小學六年級。9月份剛開學不久，學校裏就緊鑼密鼓地籌備慶祝國慶文藝節目匯演，讓每個年級和社團報送節目。壓軸節目是我所在的校合唱隊集體歌唱《今天是你的生日》《歌唱祖國》。那段時間，下午放學後集合排練節目，從男、女聲部劃分，到隊形、動作、表情。幾天後，老師通知要準備演出服裝，男女統一白襯衣、黑皮鞋，女生藍色校服裙，男生黑色褲，襯衣，戴紅色領結。那個周末，放學回家，一上樓我就聽到父親說話的洪亮嗓門，一個箭步便跨進了家門。父親說：「過節酒店裏忙，明早就坐長途車趕回去。」聽完後一句，我有些失落。我把老師讓準備演出服裝的事說了，他當即答道：「別人有，咱也有，買就是了。」第二天一大早，他延後返程，騎着自行車帶我直奔華聯商廈，平時周末和小夥伴去華聯都是閒逛，這次給自己買衣服，竟有些手足無措。好看的和喜歡的，價格都不便宜，進退兩難之時，導購員走過來，見我個子高、皮膚白，推薦了一款花邊的時尚襯衣，蕾絲邊、娃娃領，手腕處繡有小花，試穿後既合身又大

方，洋氣得很。對着鏡子，我躊躇良久，手心裏直攥出了汗。父親站在一旁，似乎窺見我的心思，他穿過一排排整齊的衣架，逕直走向收銀台，單薄的背影，在灼灼的燈光拂照下拓印下一抹光暈。那是父母下崗的第三年，家裏日子過得很儉省，父親在外打工拚命賺錢，經常幾個月才回家一趟。那件美麗的白襯衣，頂家中大半個月伙食費，卻在我的生命裏植入一份小女孩的美麗與自信。去大禮堂綵排那天，我就迫不及待穿上了新襯衣，站在合唱隊伍第一排，被同學羨慕的目光封鎖，我是說不出的驕傲。然而，我的黑皮鞋卻被老師點名批評。那雙鞋是母親的，以為穿在腳上並不顯眼，湊合一回。晚上回家，我衝母親大發脾氣，把作業本擱在一旁，想着想着，淚水無聲地流淌。母親轉身出了門，回來時已經10點多，她手裏拎着一個長方形的鞋盒子。她從盒子裏掏出兩隻女式尖頭皮鞋，蹲下身來給我一一提上腳後跟，我站在原地，一時間不會走路了。這雙鞋明顯沒怎麼穿過，第一眼看上去像是兩隻小船，再打量覺得有些可愛。升入初中後，尖頭黑皮鞋配喇叭牛仔褲一度流行，我有過一雙百麗牌的皮鞋。那雙黑皮鞋是同班同學也是大院鄰居芳芳姥姥的。芳芳個子矮，皮鞋的碼數也小，穿上她媽媽的低跟黑皮鞋，走路左右晃蕩，用她的話說，幸虧只穿半



爽姐私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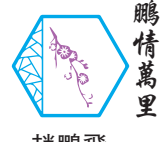
內幕真相

幾個舊同事，是在不同公司的舊同事，由以前的領導主動吹哨共聚，飲茶食點心，內容極之豐富，由我們年紀最大的兄台棠哥忽然爆「內幕」，把茶飯內容一下變得異常吸引，很有揭秘的特色！聊天開始的時候他忽然問我：「你知道那些年當紅小生謝賢被我們『杯葛』了兩年的事嗎？」一聽棠哥反問，我打蛇隨棍上，追着他問個究竟。棠哥一個不留神，便把事件經過非常詳盡地告知，而整件事便是因為甄珍而衍生的，但甄珍是完全不知情，相信今天她已經記不起當年謝賢追求她的時候，發生過被香港娛樂新聞界杯葛了兩年的「大事件」。棠哥滔滔不絕，時間地點人物內容清晰交代，我們還未發表意見，棠哥又急不及待地請李小龙逝世當日他獨家採訪爆料的全部過程！嘩，更加精彩、更多內幕、更加多真相還原！我跟他說暫且不把他的內幕、真相公開，留待我開個「娛樂大哥大、大姐大」的新聞頻道，屆時請他出山講古！秘聞、真相人人想聽，棠哥80幾歲，幾十年做娛樂新

聞採訪，兼任電影劇照師，到今天他仍未放下相機，忙着為碩果僅存的戲曲雜誌影相，也會寫一兩篇介紹文章或觀後感。他的確很有魄力，非常認真，所以圈中各人都很尊敬他。最近他又要出攝影集，這是他覺得很自豪的一件事，他拍過無數明星名伶，每過一段時間便把作品集成冊，作為一個階段的成績表，他的人生目標、他的生活態度，很值得我們學習！這次茶敘棠哥爆料，之後又有另一位前輩M提議，建議我和他合作，兩人「袋」裏都有好多可說可爆的「真相」，我把他的建議告訴棠哥，棠哥居然一口答應，還說可以找很多舊照片配圖。一次茶敘真的造就了3個人的新機會？又真是有點意外、有點驚、有點喜！



棠哥（右一）仍很享受工作，不停穿梭於各戲班。作者供圖



鵬情萬里

鼻煙壺裏的《清明上河圖》

總算找到時間去看了香港藝術館的鼻煙壺展，490組藏品，着實大飽眼福。鼻煙壺離今人的生活已愈來愈遠，當初之所能飄洋過海風靡中土各個階層，除了壺內精心炮製的煙，確有通曉功效，讓人冷不丁地周身通徹，其社交屬性並不輸給現在年輕人人手一杯的奶茶。況且，奶茶發展至今，還停留在對口味本身的探究上，而鼻煙壺早已延藝出壺，成就了一門方寸間大放異彩的藝術門類。僅就我在香港藝術館展覽上看到的材質，就已經咋舌不已。景泰藍、象牙、燒瓷、玻璃、琥珀、瑪瑙、玉石、漆雕、水晶、金屬、竹木，應有盡有。鼻煙壺的造型各異，方形、圓形、扁形、人形、葫蘆形、瓜果形，豐富多變。紋飾圖案幾乎涵蓋了古今中外所有繪畫題材，纏枝蓮、松竹梅、山水、花鳥、草蟲、貓狗嬉戲、仕女、嬰戲圖、宮廷貴婦，雅俗共賞。僅就陶瓷材質的，青花、鬥彩、五彩、琺瑯彩、珊瑚釉、天藍釉、素白釉、茶葉末釉，精彩奪目。這次的展品中，有一套十件的玻璃內畫鼻煙壺，以通景形式復刻了《清明上河圖》，很是值得細細觀賞。翻查資料發現，鼻煙是印第安人最早發明的，在研磨細緻的煙草末中摻入麝香、冰

片、薄荷等藥材，蠟丸密封經年陳化而成，14世紀開始在歐洲的皇室和貴族階層流行，能治療、緩解頭痛、牙疼、感冒等症狀，後來在明末由傳教士帶入中國。《紅樓夢》裏晴雯發燒鼻塞不通，寶玉就曾拿出鼻煙給她嗅了一嗅，「忽覺鼻中一股酸辣透入齒門，接連打了五六個嚏噴，眼淚鼻涕登時齊流。」看來效果還不錯。此處對鼻煙壺也有一段描述：「麝果真去取了一個金鑲雙扣金星玻璃的一個扁盒來，遞與寶玉。寶玉便揭開盒扇，裏面有西洋瑱瑱的黃發赤身女子兩肋又有肉翅，裏面盛着些真正汪恰洋煙。」買家是世宦大族，寶玉日常使用的這隻鼻煙壺，從煙到壺顯然都是舶來品，可見至少在清中，富貴人家使用鼻煙稀鬆平常。到了成書於晚清的《兒女英雄傳》《官場現形記》中，鼻煙已經像現在的煙草一樣，成為尋常人的社交利器，敬個鼻煙便能消解彼此之間尚未熟絡時的矜持，賞玩鼻煙壺上的字畫紋樣，又是結識同好的一條便捷渠道。以至於時人曾言「可一日無米麵，而不可一日無鼻煙」。這一點倒頗似今人可一日不吃饭，決不可一日離開手機。手機殼上異彩紛呈的飾物，也有異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是，手工打製器物的獨有之美，遠比工業

流水的量化生產，更能激起惜物憐貴之心。這次展出的藏品中，有一件類似於寶玉用的棕紅色的金星玻璃螭龍伴壽圖鼻煙壺。金星玻璃的燒造技術源自歐洲，乾隆六年（1741年），在傳教士指導下，清宮造辦處也掌握了燒製金星玻璃的技術，並製作了許多賞玩和實用之器，鼻煙壺就是其中一種。《大清會典事例》中就有記載：乾隆、嘉慶乃至同治、光緒，清室賞賜各國國王及使節的禮單中，瓷製鼻煙壺幾乎是必備品。西學中用，中西交流，上行下效，鼻煙壺的社交屬性隨之風靡。香港藝術館展出的這490組鼻煙壺，由洗石韞玉女士慷慨捐贈，亦是香港博物館界迄今最大規模和最完備的鼻煙壺捐贈。洗石韞玉女士的先生、已故香港收藏家冼祖謙從1989年開始收藏鼻煙壺，是最重要的私人鼻煙壺藏家之一，素有「壺癡」雅號。

香港藝術館所拍攝的內畫《清明上河圖》（部分）的鼻煙壺。作者供圖



踏地觀察

歐聯瑞士制

今屆歐聯及歐霸等重要足球賽事，改行瑞士制，令不少人摸不着頭腦。湊巧兒子時常參加國際象棋比賽，所以對瑞士制早已耳熟能詳。反而在轉制的契機下，可以先釐清一些誤解。首先，不少矛頭均放在賽事場數又要增加，球員的負擔進一步加劇，隨時會出現不必要的傷患云云。這一點固然是金科玉律，尤其透過簡單的加減法，便可得出所有球隊在循環賽要較過去的分組賽多踢兩場，至於要踢晉級淘汰賽的更要再多踢主客兩場，所以需要承受多4場比賽的壓力云云。不過請留意始作俑者的「原兇」是參賽球隊增至36隊，簡言之也不可能保留以前4隊一組的安排，因為18隊不可能公平地畫出一一直晉級的路線圖。換句話說，極有可能需要以9隊4組的安排處理，到時所謂的分組賽同樣需要8場才可處理。

另外，不少人誤以為因為彼此面對的對手不同，而且又不用主客對壘，於是因對手差異而出現的不公情況會白熱化。其實持此論者，顯然對瑞士制認識不深。事實上，在棋賽中執行的瑞士制，奉行的是每一輪對賽時才決定下一輪對手的編排，以強對強、弱對弱的方式比下去。歐聯當然不可如此，因為當中的行政成本太高，而且以上的傳統模式會令戲碼的可觀性懸殊參差化。從公平性的角度而言，歐聯瑞士制讓每隊於四大級別中各對兩隊，其實已遠較過去分組賽每級別只得一隊角逐出線公平。還記得以前分組賽抽籤，總有某某組被分去「死亡之組」——原因顯而易見，就是四大級別的邊緣分子（或近上、或接下）一旦聚合，就會出現以上情況。反而現在對賽對手增加了，會令「死亡之組」的稱號不再存在。是的，凡事都要先看清楚，了解比較才是上策。